



可爱可敬

的宏球老师

朱洛婧



那是高中的第一堂语文课。一位身穿紫色套裙的女老师笑眯眯地捧着几本书进到教室，首先发问：“同学们，恭喜你们成为高中生！我想知道，有几个同学知道城门失火的下一句是什么？”

这位老师不按套路出牌，把我们这帮尚未熟识的小屁孩唬住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呢，也愣住了。脑子拼命转，城门失了火，要救火，救火当然要用水，可心里非常清楚“殃及池鱼”，却愣是拼凑不出这四个字。最后一刻，这四个字总算游到了我嘴边，我正想说呢，语文老师抢先一步说了。

同学们躁动起来，看样子都跟我一样，知道是知道的，只是

慢半拍，没跟上老师的节奏。殊不知，语文老师乘胜追击，又抛出一个词儿，一笔一画写在黑板上，问：“那么，这个成语，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她将“这个”念得特别醒目，我看着黑板，启动唇齿，默默地念了出来：“七月流火。”

同学们的热情被激活，不等老师启发，七嘴八舌答上了。有说七月热得像遍地都是火的；有说七月的稻田金灿灿如同火一般热烈的；也有说形容夏天酷热的……可没有一个答案让老师满意。看着老师神秘兮兮的样子，我一个字也没说。我知道，老师把这个词儿写在黑板上，绝对没那么简单，肯定不会是字面意思。果真，当她甩甩绑着碎花头绳的小辫子，笑嘻嘻地把答案

告诉我们时，全班又是一阵寂静，随之而来的，才是恍然大悟的嘀咕声。

我安静地望着这位初次见面的语文老师，心里莫名地高兴起来。我能预见，接下来的语文课，定是有趣的，老师将在谈笑中，在你来我往时，在大吊胃口后，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带我们进入语文世界。我喜欢这位语文老师，她就是可爱可敬、爱生如子的朱宏球老师。

从这往后，我上语文课特别认真，完成作业或写作文，也特别下功夫。作文课，宏球老师也常将我的作品挑出来当作范文，她偶尔亲自朗读，大多数时候让我自己朗读一遍。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是得益于她的。

宏球老师厨艺一般，但她极爱请学生到她宿舍里吃饭。西红柿炒鸡蛋、清蒸排骨、红烧肉、炒鱼块……家常菜肴，主打健康。不但如此，她还常常提前洗好饭后果，放在小茶台，用餐完毕，立刻奉上。高中时，我身体弱，瘦得好像一阵风就能将我卷走，是出了名的林黛玉体质，经常喝中药、打吊针。宏球老师于是对我倾注了更多的关心。大块大块的红烧肉，总往我碗里添，水灵水灵的水果，总往我手里塞。等大快朵颐吃完了，我要去洗碗，她又忙不迭地拦住我，说什么都不让我动手，还一声令下，让我赶紧回课室自习去。一边说一边赶，临出门还不忘抓点什么好吃的往我手里塞，好像不把我养胖一点就不罢休一般。

那一年，中国男足第一次踢进世界杯。班里的男孩子和喜欢足球的女孩子都躁动了，个个无心上课，只想观看球赛直播。可大家困在学校里，如何实现这个愿望？几个胆肥的男孩子找到我，让我“偷”宏球老师宿舍的钥匙悄悄开门，放他们进去看。我觉得他们出的是馊主意，要去看，直接找老师说明情况，拿个钥匙就罢了，怎么用得着“偷”？况且，为何不偷其他老师的钥匙，唯独偷宏球老师的呢？原来，学校明令禁止上课

期间看球赛，就算晚修也不行。耐不住同学们的恳求，我只好答应了。趁老师们都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将宏球老师的房门钥匙偷了出来。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吧，将老师的宿舍围得水泄不通。球迷们激动的声响一浪盖过一浪，什么哥斯达黎加，黄牌，射门，专业术语此起彼伏，很快就把周围的老师都惊动了，当然也就把宏球老师给“惊动”回来了。

我吓得半死，以为宏球老师会发脾气——这是顶风作案啊。谁知，老师只是笑嘻嘻，佯装生气地说：“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偷老师的钥匙了。”同学们并没有揭发我，我主动承认了。宏球老师也并没有责备，还是笑嘻嘻地，慢慢地赶我们回去，说是班主任找人了，课室里缺了那么多人可不行。我把钥匙交到老师手上，她说：“下次直接找我拿就行了。”

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看着宏球老师笑嘻嘻的样子，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同学们要我单独去偷她的宿舍钥匙。

告别了老师，我们一路小跑一路笑谈。那夜的笑声，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依然响在我的耳边，袅袅不绝。在人生道路上，拥有宏球老师这样的恩师，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这时，有个戴眼镜的女人拉扯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挤进人群，她手里握着一根树枝样的长棍，忙说：“这个塑料袋是我儿子没抓稳被风吹走的，刚好落在花枝上，我们徒手无法捡回来，就去找棍子，找了好久才找到这根合适的，这期间，没想到……真是对不起！”女人又对小男孩头说：“还来不及向志愿者姐姐道歉，你看着，因为你的一个塑料袋，让姐姐受伤了。”女人蹲下来，看我的伤情。又抬头对小男孩说：“姐姐止住血了，但伤口肯定还很痛，你快扶姐姐起来，我们一起扶姐姐到停车场，带姐姐去看医生。”

小男孩乖乖地照做了。我反倒不好意思了，连连摆手说，没事没事。但起来时一阵刺痛，走路一拐一拐的。女人本想扶着我走的，却被白露抢先了。我对女人说，真不用劳烦了，好好带小孩玩玩吧，绿道大门口的志愿驿站有备用药品，我们自己会处理的。但

女人不放心，紧跟在后面，让她儿子在左边扶我。说是扶，小男孩其实是拉着我手臂，相当于我牵着他走。小男孩怯怯的，一双眼晴忽闪忽闪地看着我穿的志愿者马甲，又看看我手臂上的志愿者袖章，终于忍不住问：“姐姐，怎样才能当志愿者？我也想当。”

我怔怔，停下脚步。还是白露反应快，兴奋地答道：“好呀好呀，我们就要上高三了，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也希望有人顶上来呢。来，带上袖章。”白露忙撸下手臂上的袖章，给小男孩带上。又说，“等会儿到志愿驿站登记造册，以后就会有人安排任务给你的啦。”

女人上前，指着我的袖章，说：“请你的给我，我也要当志愿者。我儿子还小，可能当不上。当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以后的周末，我会带着儿子，像你们一样，维护万绿湖环境。”

我高兴地跳起来，竟忘记了脚痛。

着嘴笑，笑容中有孩子般的腼腆。“这配一把钥匙多少钱？”“两块五。”“怎么这么便宜？”“就是这个价。”我递给他三块钱说：“阿伯，不用找了。”

“真的是两块五。”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五毛钱的硬币硬塞回给我。

回到办公室，我试了一下钥匙，感觉比原配的都好开。打那下次起，凡是有人问我哪里有配钥匙的，我就告诉他们，在人民路街心花园大榕树下有一个老伯配钥匙的手艺精湛。

在人来人往的街心花园，老榕树依旧枝繁叶茂，有些风景可能会被遗忘，但有些记忆永远不会消失。

志愿者

钟小可

马上就要上高三了。我和同学白露决定，这个周六下午，最后一次参加万绿湖志愿活动。

我们直往九里湖绿道，坚守环保清洁工作。今天太阳不大，反而湖风有点大，使得夏日的绿道热闹有加，行人如织，往来不绝，有一家人的，有旅行团的，有户外群的，有亲友队的，也有独行侠。他们都喜欢来这里休闲徒步。缓缓上坡，缓缓下坡，环

湖，绕山，看古树，望碧水，闻花香，听鸟鸣，吸负离子。五官舒展，身心舒坦。

如此胜地，谁不喜欢呢。当初我和白露报名参加志愿活动就毅然选择这里。灰黑的沥青绿道，其实很干净，可说一尘不染。我们并没多少事可做，一人提着垃圾袋，一人拿着长柄铁夹子，悠悠前行，时不时往绿道两旁的花丛草从望一望，因为总有个别行人，不把垃圾往垃圾桶放，偏偏要扔进花丛草里，给清洁带来难度。每当我用铁夹子吃力地夹起那块垃圾时，心里不禁责怪：这人安的什么心呀。

这次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那棵正开着红艳艳的勒杜鹃花上，竟勾着个白色塑料袋，像稻草人的白头巾，随风摆荡，很是刺眼，又像红唇皓齿的漂亮姑娘突然流出哈喇子，大煞风景。我用手中的长柄铁夹去夹

塑料袋，却够不着，便下意识地往前挪，前面花草丛生，葱葱茏茏，无从下脚。我用鞋掌硬是挤开一个道口，脚步挪移，倾力侧身，拼力伸臂，啊，终于够着了，夹住了。我兴奋极了，转身提脚往路肩一跳。就在起跳过程中，可能被尖利的花根草茎一类东西刚蹭了一下，突然感觉小腿肚子像被刀割一般，痛得我“哎哟”一声，瘫坐路肩上。

白露也吓坏了，蹲下身子，发现我的校服裤脚裂开了，洒着血，脚踝往上部位的皮被划出一道浅缝，渗出滴滴鲜血。白露手足无措，只碎碎骂骂扔塑料袋者，怨我不注意安全。不一会儿，围过来很多人，七嘴八舌的，有说快上医院的，也有说无碍的，更多的是声讨扔塑料袋者。有给我递纸巾的，有帮我擦血的，也有说背我出去的。还有一个背包客，从背包里拿出止血贴，帮忙止血。

老伯接过我钥匙瞧了一眼说：“没问题，需要配吗？”

“要的，要的。”老伯拿着钥匙看了两眼，先找了一把没有纹路的钥匙跟母钥匙重叠，用手指捏紧两片钥匙，另一只手摁开关，只听见钥匙坯碰到了一把钢刀，切割的声音就像摩托车发动机一样响了起来，周围都是银色的铁屑飞扬。接着他拿起锉不停地翻动着。铁屑不断地飞舞，向他鼻孔里扑过去，但他专心致志，毫不在乎，眼睛只盯着手中的活。

老伯一会儿翻动着钥匙，前后摸摸，用嘴吹一吹上面的铁屑，比比原来的钥匙，一会儿又锉一下。整个过程，仿佛是在完成一件工艺品的修复，严谨而细致，看得我心生敬意。

“老伯，您干配钥匙这工作多少年了？”我好奇地问。

“快四十年了，我一直在这一带摆摊，那时候这棵榕树还没有这么高大……”老人满脸慈祥微笑着回答。他身后的这棵古榕树枝繁叶茂，绿顶如盖，撑开一地的阴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单位、家庭都使用智能锁，这配钥匙的摊档也几乎没人做了，但我半辈子习惯了，一天不出摊浑身难受，怕有需要的人找不着哪！”是的，配钥匙不再是老伯的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而是成了他的习惯。

不一会儿，他擦擦那布满铁屑的手，将一把锃亮的钥匙递给我：“配好了。”我拿着一把崭新光滑的钥匙，由衷赞他手艺好，他咧

小风景

黄贵美

每次路过街心花园的那棵大榕树时，我都会看到一个配钥匙的老伯，满头白发，清瘦的脸，一身蓝色中山装。老人的手背干瘦而粗糙，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皱纹，仿佛一条条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那些凸起的

青筋像枯枝般暴露在外。有时看他背曲腰躬，细细地打磨钥匙，有时见他静静地坐在小小的桌柜内，看着面前人来人往发呆。桌子到处挂着一串串锈迹斑斑的钥匙，与他一样在时光中沉默。

开学前几天，学校新配给我的办公室钥匙突然找不到了，借了备用钥匙好几天，想不起哪儿有地方配钥匙。一天下班转了好几圈正愁的时候，猛然发现人民路街心花园大榕树下有个配钥匙的摊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喜出望外，赶紧走了过去。老伯见到我，拿出一张小竹凳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阿伯，这把钥匙能不能配？”我边说边递过钥匙。

童话诗

世界最初的样子(组诗)

山叶

苹果树

多花的苹果树
在靠近姑妈家农场的那块
红土地边上
满园子都是扑鼻的花香
我们不绕道行走
我们打算
从里面穿过去
或者站在一棵树下
说会话
一起嬉笑
摸摸彼此微凉的鼻尖

树耳

雨季过后
雨水的身体上
长满了耳朵
现在，他可以听见
那么多美妙的声音

风的奔跑

鸟的鸣叫
树与树之间的招呼
以及自己胸膛里
一阵阵欢腾的心跳

每一只小鸟都喜欢树顶

每一只小鸟
都喜欢树顶
不管是黑鸟还是白鸟
每一个树顶
都深受欢迎
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

哪怕是超级小的
小鸟也喜欢树顶吧
它们从低处飞往那里
成为树的一部分
有时轻唤一两声
像是对生活的热烈抒情

有时就那么站着
什么也不干
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世界最初的样子

雪白的浪花
无休止地淘洗着沙粒

湛蓝的天空下
白帆沿着地平线
紧跟自己的倒影

透明的浪花
一次又一次
向前推进
一次又一次
攀上大海蔚蓝的额头

世界仍在不断变化中
大海等待着
有一天能够看清自己
最初的模样

伞的心思

多少有些兴奋吧
能在一个个下雨天
尽情地舒展手臂
遮住阴雨的世界

多少有些落寞啊
只有在一个个下雨天
才会被人想起

安全是一种责任 为己为家为他人

